



何冀平

重睹一樓 面貌全新

香港話劇團粵語版《天下第一樓》一路北行來到最重要的一站：北京。1月3日第一場，我坐在台下心緒不安，這齣誕生在北京演出了37年的戲，北京觀眾太熟悉了，他們會怎麼看？

說回兩個月前，一台在香港廣受好評的戲，稍做整理就可以做巡演，但司徒慧焯導演堅持要重排，舞美、燈光、布景全變了，香港話劇團的8樓大排練場，天天排練日夜不停，排到所有人「甩甩甩骨」，就這樣咬着牙排，排出了這一版全新的《天下第一樓》。導演說：「之所以要重排，是因為我容易對自己的東西不滿！我重新問自己，為什麼當初要排《天下第一樓》？我小時候看過北京人藝林連昆老師等的第一代第一版在香港的演出，很厲害。半年前，我又去北京人藝看了他們第四版演出，人藝每個版本我也差不多都看過。我覺得這個戲最重要的是一種流動、是一種人跟人的關係，這個戲的魔力就在這裏，重新理解劇本、理解人物；是一個重要經歷，經歷過這個戲，他們成長了，演戲也更穩了。」

巡演版是全新的一版，香港觀眾還沒看見，先奉獻給了內地觀眾。在北京劇場滿座，鴉雀無聲又掌聲雷動，北京觀眾從四面八方給予我們火一樣的热情。北京人藝演職員

和眾多行內藝術家都前來觀看。1月5日，北京戲劇家協會專門在北京文聯舉辦座談會，我被安排第一個發言，我說：「這部戲誕生的時候，我還是個很年輕的小編劇，我是被北京人藝慣着長大的，所有的老前輩，包括《天下第一樓》四代導演和演員，37年來守護着《天下第一樓》，讓它保持着原著的生命和活力。」

人藝版的導演閔銳說：「今年北京人藝將迎來《天下第一樓》600場，以『80後』為主的這一代將繼續傳承，套用何冀平老師文本裏的詞『船多不礙江』，交流互鑒，才得以發展。」

評論家林克歡為香港話劇團做了13年藝術顧問，他回憶，當年就在全聚德烤鴨店裏開了座談會，來的都是藝文界的大家，人民日報全版發表了文章，如今他們都不在了，只剩下我一個人。他看到粵語版《天下第一樓》非常驚訝，「因為這是與北京人藝版完全不同的一台戲，一齣京味兒十足的北京故事成了香港的故事。」劇本月刊總編接着說：「這不是一個北京的故事，也不是一個香港的故事，而是一個人間的故事。」

演出期間，報紙、網上刊出了很多文章，小紅書幾乎刷屏。直到這時，我一顆懸着的心才放下來，全劇組人的心才定下來，吃到的真正北京烤鴨，才吃出了滋味。下一站，上海！



鄧達智

元宵點燈(上)

多年前參與過我們香港鄧姓同宗錦田鄉及厦村鄉，每年農曆正月十五的傳統元宵點燈儀式。

錦田鄉對這項傳統非常重視，且以同族共慶為目標，從正月十四晚上舉行的千人盆菜宴開始，舞台上載歌載舞演出贈興。次天正月十五早上，在過去一年添丁的家庭，將會帶同新生男丁及祭祖供品，更有不少人依照傳統煮好「丁粥」挑到宗祠，參與簡約而隆重的點燈儀式。

鄉音燈與丁同音，點燈意謂薪火相傳，代代不息。

我們屏山鄉，早已將這個傳統放下，傳聞源自上世紀三十年代；幾乎每條鄉村例必或1年、或5年、或10年、或50年……多以十年一會，舉行拜祭天地鬼神，為鄉民祈福的太平清醮盛會，又名打醮。

除了各家祖堂，個別人家亦需參與，提供醮費。醮費由司庫管理，不幸，那年的司庫將公家及私人提供的款項壓上賭桌，全數輸光；無面目見父老鄉親，連夜逃往馬來西亞吉隆坡，投靠祖父長兄，在當地首家華人醫院「同善醫院」行醫，我們大伯公鄧伯南醫師。

失去醮費，吾鄉太平清醮所有節目潰不成軍；祖父堂兄，清末民初極稀有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的鄧松年醫生，為求宗族鄉里以和平方式處理，以比較西方及基督教思維提

出：祭祀在心，太平清醮雖然每十年舉辦一次，但對那些清貧甚至赤貧的家庭來說，亦是相當沉重的負擔，不少人因此賣兒賣女換來血汗金錢投入參與醮會。

自此，屏山放棄了數百年傳統，停辦太平清醮，漸漸元宵點燈盛會自吾鄉消失……大概20年前，筆者全心全意投入單車運動，稍見有空立即騎上單車在附近山野河谷或古老村莊之間遊走。當日正值正月十五，路過鄉鄰厦村，見宗祠內有人往喜氣洋溢；將單車泊好，內進看個究竟。

原來厦村鄉一年一度的點燈儀式，供品琳瑯滿目，更有隻隻燒豬齊備。儀式圓滿結束，司禮着燒豬師傅將香味四溢的燒豬切開，分贈在場參與觀禮的主家及賓客。此情此景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為何吾鄉屏山不再回復舊例，而讓珍貴傳統就此消失？



同宗錦田每年正月十五慶元宵兼一點燈一盛會，自正月十四晚千人盆菜宴啟幕。作者供圖



喬台DJ余冠發

我眼中的陳慧嫻

3個月之前收到消息，指陳慧嫻即將在香港舉行演唱會，所以我一早便跟唱片公司說：「如果到時慧嫻有空的話，可否安排她接受我的訪問。」因為每一次跟她做訪問都談得非常開心，她算是一位很坦白的人，想到什麼也會直接說出口，沒有什麼偶像包袱。所以傾談起來非常自由，而她的反應又非常有趣及好笑。

還記得上一次她舉行演唱會的時候，除了記者發布會是我當司儀之外，她也接受我的訪問，當時訪問一開始的時候，她第一句便問我：「我早前聽到你在節目連續播放我3首歌曲，你不是暗戀我？」這個突如其來的說話，我很快便回答她：「是的，又怎樣？」大家也立刻笑起來。所以訪問她，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去迎接她很多有趣的說話。

即將舉行入行40周年演唱會的陳慧嫻，我跟她做了一個很開心的訪問。我也想不謙卑地說，我身邊有些朋友聽了很多個她最近的訪問，但他們異口同聲地說我們的訪問氣氛是最好的，而且聽得很開心，還覺得陳慧嫻很有趣。

其實我這麼想訪問她，原因是她乃一個很有趣的人。我把小小內容跟你們分享一下。我問她：「其實開這麼多演唱會，你最想穿什麼服飾跟樂迷見面？」她說：「其實最想做的大會不會准許我。」我便追問：「那麼你想穿什麼，想走性感路線嗎？」她笑到不得了，然後說：「其實我着泳衣也不介意。」我說：「醜線。」她說：「為什麼不可以，我又不是要穿三點式，只是想穿一些一般人不會穿的衣服而已，不過害怕給警察拘捕……哈哈。」

我眼中的陳慧嫻就是這種人，非常坦率，有話直說，而且真的沒有偶像包袱，會把自己天馬行空的想法說出來。另外，我在小紅書也分享了訪問陳慧嫻的預告。原來很多內地同胞也希望慧嫻可以到不同的城市巡迴演出。我可以跟你們說，慧嫻完成香港個唱後，便會展開在內地不同城市的巡迴演唱，所以各位歌迷不用擔心，期待着便可以。

當然身在香港的我，更加期待陳慧嫻今次的演唱會，預祝成功。



胡笑蘭

母親的那扇窗

團圓是母親的那扇窗。團圓的節一到，總會回家看看。儘管母親從來沒有這樣要求過我，但從母親看見我時，眼裏灑出的歡喜，我知道她是多麼想我回家。母親還是笑一笑，嘴上並不會說太多的話。我買回家的那款月餅，那塊布料，從母親的眼睛裏我知道她是喜歡的，但她總是憐惜我花錢。我也不會用漂亮的語言表達，母女倆幾乎不需要這些客套與表達。

母親一轉身就忙她的去了，還像小時候一樣不要我插手，不要我做她嘴上說的粗活。母親說手是女人的第二張臉，女兒家的手是經不得這些粗活消磨的。看看自己的一雙手，伸出來小葱一樣。但母親的手卻指節粗大，大拇指彎曲變形。母親長得清秀，膚白，但她的那雙手和她嬌好的面容很不相配。至今想起母親的那一雙手，我心裏依然是隱隱作痛。我更羞愧於自己年少時的不懂事，怎麼就沒想到去幫幫母親，去陪她洗洗碗，去給她鍋灶裏添把柴呢。

老宅的後山有蕪麻菜，寮街外是無邊的田野，蜿蜒的土壩子。春風才一吹拂，那些馬蘭頭、灰灰菜、蕨菜、菁菜就不安分了，紛紛探出頭。彷彿一眨眼的功夫，草窠裏間雜着各種各樣的野菜。

母親就尋思着養下一頭豬，能貼補家用，過年的團圓飯也讓他們吃得盡興，待客拜年也不會捉襟見肘。一開年小豬仔就被捉回家。母親養的豬愛吃野菜，我從牠吃野菜時美滋滋的樣子裏可以看出來。這個時候的牠顯得並不遲鈍和蠢笨，母親只要舀起豬食瓢，牠就快樂得哼哼唧唧，跟着母親團團轉。母親以野菜餵養牠們，算是物盡其用。餵豬時，撩一瓢熟爛的野菜，再拌以麩皮粉糠，那豬吃得歡，一頭扎在豬食槽裏就抬不起頭。腰形豬食盆也是陶製的，一

時間槽裏的水波紋像風吹麥浪，豬一邊嚼着那豬一天天長大，身體從幼小變得高大，由細長變成滾圓。一頭豬從豬仔到肥豬出欄，幾乎要一年的時間。那豬在母親的呵護裏長大，似乎是上天之於母親的一種酬勞，被這些野菜餵養出來的豬，就有了牠自己的特色，有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那就是香豬。拿母親的話來說是細皮亮殼，香豬的肉吃起來可真不一般，肉格外的鮮嫩香美。

殺年豬時，母親會留下兩隻豬腿，豬的零零碎碎。團圓的年，孩子們一個豐腴的年就來了。母親像個運籌帷幄的將軍，將它們切割切碎，做出各式美食。那幾日就聽見母親梆梆切菜，咚咚剁肉的聲音。案板與菜刀的交響，瀟灑的、蒸的、炸的、紅燒、小炒、湯湯水水都有了。父親和哥哥在忙着接祖祭祖，貼春聯，姐姐在灶下添柴，幾口鍋都冒着熱氣和香氣。風把香氣帶到屋外，和緊鄰人家的香氣糅到了一起，但我能分出哪個才是母親烹飪出的香。母親的油炸丸子與眾不同，得之於香豬肉質的鮮美，又糅合了母親的萬般細細。我和妹妹守着鍋灶，說是嘗鍋子，每起一鍋，就嘗幾個。吃母親的油炸丸子，現炸現吃，怎一個酥脆鬆軟與鮮香了得。冬的嚴寒已被滿屋的暖色與團熱擋在屋外，今天母親不限制我們，我們可以敞開肚腸，大快朵頤。

雪地裏一行行腳印一直延伸到各家門前，清晰，毫不含糊。室內橘紅色的燈光射在地上，雪的表面有晶瑩透亮的顆粒。大年夜的炮仗先是一家響，接着家家趕趟兒響，時斷時續，響成一片。孩子們用竹竿挑起一串鞭炮，挑得老高，炸出一團紙花，又像乾草葉和蝴蝶一樣飄下來，落到雪地裏，年味漸起，各家孩子的胸膛裏揣進了一隻歡快的麻雀。

紅泥小火爐，炭火殷紅，明明滅滅，上面坐了雙耳小鐵鍋，小鐵鍋熱氣蒸騰，圍着爐子，八仙桌上擺滿了菜，一家人圍爐而坐。母親還沒有完結她的忙活，給炭爐添炭，給小鐵鍋裏加菜，她總是那個最後上席的人。那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左右，我還沒有見過冰箱。這樣的一個冬天，這樣的年是不需要冰箱也能讓食品保鮮的。於是，一個年的豐腴並不僅僅止於年三十。過年的豐美，團圓的氣氛因為母親養下的那頭豬，會一直延續到吃完元宵節的湯圓。

當我自己也做了母親後，我才真正地懂得母親。那懷胎十月的辛苦，那第一次胎動的心跳，那第一聲破啼的嬌聲，無不扣動一個母親的心房，母親的情感與聖潔在冉冉升起。而那一路的護養，一飯一食，一衣一茶，又將母親的心揉碎。兒子的一次發燒會讓我寢食難安，會把一顆母親的心揪得生疼。而兒子的每一次成長，包括變聲期那一聲啞啞的媽媽，卻足夠將母親的心融化。

有的時候，工作太忙，不能夠一轉身就踏上回家的路。母親站在她的小院前，背景是青山隱隱的楊家山，山那邊是無盡的小路，天邊帶着深遠的藍，日頭從中天慢慢地移到西邊，天色一點點暗下來。母親領首，上身前傾，脖頸微抬，滿目期盼。她還是默默無語，就那樣看着，忙家務的空隙，她一趟趟來到門口，就這樣看着，站成了一幅題首到盼的油畫。心有靈犀，我相信母女倆也是這樣的情感召喚的，那幾天我會忽然生出幾許牽掛，於是我匆匆忙忙回家。人的憂傷是留不住歲月，也留不住母親。母親走了，剩下的團圓該在何處安放？家人常相廝守，親友經由一個藉口相聚，把盞言歡，未嘗不是另一種團圓的樣子。



呂書練

血脈相連的情結

我早前寫了篇《我的奶粉和外公》，感恩旅居大馬的外公給小時候的我寄奶粉，卻遺憾一生未見過。一位大馬旅港商人看到，特別邀請我參與他主持的星馬考察團，多了解媽媽成長的地方。老先生還向我介紹一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風行於星馬華人社群的歌《傳燈》：「每一條河是一則神話/從遠處的青山流向大海/每一盞燈是一脈香火/把漫長的黑夜漸漸點亮……」歌詞表達了華人後代感懷祖先的情意結。

這次與海外親人相認和相聚，憶起旅外祖父輩早年對家人和家鄉建設的資助，這種感受尤深。畢竟血脈相連，無論旅居何地，香火難熄。在泰國人這次組團回鄉，除了醫生堂叔（我們叫他「棠叔」）具號召力外，也因為現在海口與曼谷直接通航，加上中泰實施了互免簽證，僅2小時多一點的飛行時間，方便多了。不像當年四叔公要繞道香港、廣州。

四叔公在哥哥們病逝後，負起照顧兒媳和子侄的責任，常對在泰出生的後代講家鄉的人和物。他相當重視子女的教育，棠叔尤其成績突出，自小獲皇家獎學金讀名校，並前往日本和美國深造，從事博士後研究。1985

《大奉打更人》

初看《大奉打更人》的劇名，還以為是講述古代拿着羅更打更的人，而劇中的打更人，職責是監察百官、守護京城，是備受尊重的英雄人物和神仙豪傑。提起「打更」，相信年輕一代可能對這行業毫無認識，不過大家總會聽過什麼叫三更半夜，中國古代表示夜間的計時單位；一夜分為五更，每更相當於現代計時單位的2小時。起源於漢代皇宮夜間值班人員分5個班次，按時更換，稱「五更」。

「更」這個計時單位，把晚上7點到次日早上5點均分為五更，相當現代計時單位共10小時，對應地支名稱為戌時至寅時。一更（初更）指戌時，即晚上7點到9點，漢代命名為黃昏。二更指亥時，即晚上9點到11點，稱為人定。三更指子時，即晚上11點到第二天1點，稱為夜半。四更指丑時，即第二天1點到第二天3點，稱為雞鳴。五更指寅時，即第二天3點到第二天5點，稱為平旦。

打更應該是東亞古代夜間的一種報時制度，以此為業的人士稱為更夫（或稱更練和打更匠等），更夫的工作兼具提醒居民防火防盜，以及協助救火和捉賊等作用，這種行業習俗隨着城市的現代化以及鐘錶的普及而逐漸消失，

目前中國四川黃龍溪和江西省婺源縣的一些地區依然保留着打更的習俗，而位於澳門的沙梨頭更館博物館是省港澳地區碩果僅存的更館建築。

《大奉打更人》是一部連載於中文網的探案與仙俠相結合類型的網絡小說，作者是賣報小郎君。講述了現代打工人楊凌穿越成大奉王朝打更人銅鏹許七安，憑現代知識與推理破案成斷案高手，在玄幻且複雜的大奉世界，他與夥伴們對抗黑暗勢力，守護大奉安定的故事。

王鶴棣、田曦薇、劉奕君、晏紫東領銜主演，導演用了較為輕鬆的手法，展現一些逗人開心的場面。王鶴棣在這部劇中的表現十分另類。雖然整套劇的主軸是一些偵探斷案的橋段，但王鶴棣很能執行導演的想法，正如導演把王鶴棣從現代穿越時空，到了古裝時代的大奉。

許七安（王鶴棣飾）意外地穿越到一個有儒、道、佛、妖、術士的大奉王朝，憑借前世的經驗發現稅銀案的破綻，解救身處牢獄的自己和二叔一家。之後他改頭換面成為一名監察百官、為百姓破案的打更人，先後經歷佛門對賭、天人爭、怒殺國公、弑君之戰等事件，認識到自己的使命，聯合長公主發動政變，拯救天下。



王鶴棣在劇中的造型。作者供圖



小蝶

成名前的杜平

說來真的令人傷感，直至2024年8月，我共有3位認識的藝人朋友離世。當我正在因為之後數月不再收到壞消息而感恩時，赫然在年底傳來杜平（平哥）逝世的消息。原來當我發祝賀他聖誕快樂的訊息時，他已經沒法收到了。

對我來說，平哥離世是意想不到的事情。雖說他虛齡幾近90歲，但絲毫沒有老態：頭腦清晰，說話伶俐，樣貌年輕，行動自如，腰肢挺直，看起來只像六七十歲，我以為他最少會活到100歲。去年1月份，他還精神奕奕地從澳洲返港宴請娛樂圈朋友，誰會想到他在年底突然離世？原來那頓飯是上天安排他回來與他的演藝界朋友作別的惜別酒。

平哥是一位毫無架子，和藹可親的前輩。我雖然是後輩，他卻以非常尊重和坦誠的態度與我談話，分享他的經驗和感受。我尤其愛聽他的童年往事，因為大家都較認識他加

入影視圈後的事情，他的成長故事卻鮮為人知。這兩個星期我不時想起他告訴我小時時候和成為電影演員前的生活點滴。

平哥並不姓杜，他的本名是張耀憲，杜平是他加入中聯電影公司後由「電影皇帝」吳楚帆給他取的藝名。吳楚帆是杜平的師父，這個藝名充滿着師父對徒弟的冀望和祝福。吳楚帆知道他的年輕徒弟將來在圈中發展的路很漫長，更會遇上大風大浪。他不圖徒弟大紅大紫，只願他的演藝事業道路平坦，便替他取名「杜平」，寓意他在圈中發展平穩穩。平哥不負師父厚望，他的演藝事業不只平穩，更是早期電影圈的骨幹演員和《歡樂今宵》的icon人物之一。

在幕蔭上總是生龍活虎，跳脫愛笑的平哥小時候已是坐不穩的小頑童。他於上世紀三十年代上環荷李活道家中由穩婆接生。他的父親是一名牙醫，曾到日本進修。父親在中上環有數個物業，他雖然與家人分別住在

不同的寓所內，但一家人相親相愛，家庭幸福，生活無憂。他的哥哥都有很好的事業，他卻無心向學，轉了六間中學才能唸至中六。他性格頑皮，愛在街上流連玩耍，在涼茶舖聽收音機，甚至因為英雄作祟而生事。平哥形容自己是一名「街童」，但只是頑皮而非壞人。

不說不知，由於父親是牙醫，所以平哥懂得製作假牙的技術。不過他沒有子承父業，而是從低做起，曾經當過報章「執字粒員」（活字印刷員）、洋行信差、懲教署職員等。我問平哥為何每份工作都做不長，他坦白地回答說：「因為我好高騷達，常常胡思亂想，很想一步登天，飛黃騰達。」平哥就是那麼率直。

當他看到中聯電影公司招考新人的廣告，便立即報名。平哥當時可沒想到他遞交的一張報名表格竟會改變他的一生，使他日後成為香港無人不曉的演藝明星。